

文学课

毛泽东诗词气势磅礴、思想深邃、意境高远，每一篇作品的修辞亦可谓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充分体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融合。

修辞旨在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增强文章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常见的修辞有比喻、对偶、拟人、引用、借代、夸张、排比、设问等多种手法。纵览已经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比喻是其中运用较多的一种修辞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毛泽东诗词中“比”的形态，可谓丰富多样且形象生动。

这里，我们不妨首先品读毛泽东诗词中堪称写景抒怀巅峰之作《沁园春·雪》，来学习伟人如何运用“比”的艺术。词的上阕“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这两句，意即被皑皑白雪覆盖的高原及一座座起伏绵延的山脉，如同银蛇在舞动，又似一头头白象在奔跑。诗人用大写的笔法把山势起伏的雄浑形象描摹得形象生动，把祖国的壮美河山诗意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又如，《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同样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在诗人看来，绵延不断的五岭、气势雄伟的乌蒙山，都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细浪”“泥丸”而已，由此表现长征途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诗人用以物比人的手法贬斥了那些像“斥鴳”“昆鸡”的人，以“大鸟”和“老鹰”作喻，赞颂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罗荣桓同志以及一切真正继承捍卫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忆秦娥·娄山关》词末“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两句颇为经典的比喻。在诗人眼里，远处的苍山，峰与峰相连，极目眺望犹如“倒海翻江卷巨澜”一般，故才有“如海”之喻。“残阳如血”字面上描写的是快要落山的夕阳好像鲜血一样殷红，深层次表达的是作者对红军战士流血牺牲赢得战斗胜利的深情礼赞。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曾经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以上示例充分说明，毛泽东不愧为活用比喻的大家。诚如他自己所言：“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

对偶也是诗文中的一种常用修辞手法。对偶的运用可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诗句的对称之美。毛泽东诗词中的对偶句亦很多。我们不妨以《沁园春·长沙》为例，去领略该词中对偶句子的韵律之美。其中，“鹰击长空”与“鱼翔浅底”，“指点江山”与“激扬文字”均属对偶句式。诸多对偶句子的妙用，极大增强了这首词的艺术表现力。

除此之外，诸如读者耳熟能详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七律·长征》），“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坐地日行

多彩传神 妙笔生花

毛泽东诗词中的修辞手法举隅

■王争亚

八万里，巡天遥看一河”（《七律二首·送瘟神》），“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七律·和周世钊同志》），“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卜算子·咏梅》），“风樯动，龟蛇静”（《水调歌头·游泳》）等，均不失为气象万千的对偶修辞佳句。

拟人是把事物人格化的一种修辞方法。拟人化的写法可以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卜算子·咏梅》中“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以梅花先是“不竞争春”，继而“丛中笑”的拟人化描写，把革命者胸怀天下、奉献人民的崇高品格，刻画得形象又到位。

另外，《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中“枯木朽株齐努力”，《念奴娇·昆仑》中“阅尽人间春色”，《沁园春·雪》中的“欲

与天公试比高”等，均被诗人赋予了丰富的思想情感。

引用是汲取、借助他人的智慧和表达，以增强自身作品感染力和说服力的一种修辞方法。毛泽东以古为今用、批判吸收的眼光，在诗词作品中灵活运用、妙用了历史上诸多文学成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天若有情天亦老”是对唐代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诗句的引用，作者妙用该句古诗不着痕迹，不同凡响。《贺新郎·读史》中“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中的“弯弓月”是对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会挽雕弓如满月”的省略性引用。《浪淘沙·北戴河》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是对曹操《观沧海》中“秋风萧瑟”的倒装性引用。《沁园春·长沙》中的“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则是对《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旱麓》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创造性化用。诸如此类，都是毛泽东古典文学功底生动的注脚。

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修辞手法之外，毛泽东诗词中的修辞运用还可列举其他许多种类，我们不妨在此挂一漏万地举例作一赏析。

设问是常用于表示强调作用的修辞方法。作者先提出问题，再自问自答，有助于引人注意，启发思考。在《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两句一问一答，问句力敌千钧，答句气势豪迈，让一位威风凛凛的革命者形象跃然纸上。

夸张是对描写对象的特征、作用、程度等方面着意夸大或缩小，以升华情思、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方法。《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天兵怒气冲霄汉”把红军将士高昂的斗志渲染得淋漓尽致；《蝶恋花·答李淑一》中，诗人以“泪飞顿作倾盆雨”，想象两位英烈听到革命胜利消息后喜极而泣的神态，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

作为语言大家的毛泽东，在诗词中运用修辞，常常不限于单一手法，许多时候都是多种手法并用。例如，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的“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飞桥”，诗人采用了拟人、比喻和对偶的修辞手法。在《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诗人同样是夸张、比喻、引用手法并用。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毛泽东，在这两句诗中分别引用了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典故和唐人韩愈《调张籍》中的诗句。

总之，一代伟人诗词中的修辞手法多种多样、精彩纷呈，一篇文章自然难以一一穷尽。毛泽东对修辞手法的潜在运用，既源于他注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炽热情怀，更源自他诗意人生的不懈追求。据史料记载，直到晚年，毛泽东仍在修改一些写于早年的作品。

学习赏析毛泽东诗词中高超精妙的修辞手法，对于我们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和文学鉴赏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我的《英雄儿女》情结

■刘力群

观影有得

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英雄儿女》，一直是我心中的经典电影之一。志愿军战士王成在炮火弥漫的无名高地上，背着步话机，手持报话筒大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形象，是我们那个年代中学生心中无比高大、光芒四射的偶像；由著名作曲家刘炽作曲的电影插曲《英雄赞歌》以及影片中的其他经典配乐，也一直是我熟悉喜爱的电影音乐。可以说，电影《英雄儿女》中的英雄故事、人物形象和音乐旋律，已渗透于我这个老兵的血液中，交织成一种思想、感情和志向上的情结。

翻看日记，我是1965年1月20日第一次观看电影《英雄儿女》，第二天晚上又接着看了一遍。那时，我所就读的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正在进行民兵训练。我们就把英雄王成的英勇精神化作力量，使出全身的劲进行步枪刺杀和手榴弹投掷的训练。我和不少同学还把王成手持爆破筒冲向敌群的照片贴在日记本上，从中汲取精神力量。1968年4月，我从南京应征入伍。

入伍后不久，领导看我有一定文化基础，就选派我到团政治处宣教股所属的电影组工作。令我非常激动和

高兴的是，在我们放映的一系列电影如《上甘岭》《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中，也有我最喜爱的《英雄儿女》。当我们乘着大卡车、火车（多数时候是乘马车），把电影放映机和影片带到各个放映场地时，可以深切感受到战友们的翘首期待和驻地老乡庆祝日般的欢快。在担任放映员5年多的时间里，我不知道放映了多少遍《英雄儿女》。我想，我对这部经典影片的感受会比一般战士和观众更多一些。

除了这个电影故事，我还特别喜欢影片中的音乐，包括插曲《英雄赞歌》《无名高地颂曲》《长鼓舞曲》《出征宣誓曲》《歌唱炊事员》等。影片中有一段小提琴曲，我深深喜爱。这段旋律的背景是，王芳在得知哥哥王成牺牲的消息后，由难过、悲痛、思念，到决心把王成的事迹写出来，化悲痛为力量的情绪转变过程。它深深触动了我，一方面是因为我在放映电影的业余时间也在自学小提琴，更重要的是电影作曲家刘炽对人物感情、影片场景的深刻理解和音乐创作上精准的把握。

由于对《英雄儿女》影片故事和插曲配乐的钟爱，我就利用电影组所掌握的放映和录音设备，把整部影片近两小时的音轨用录音机全部录了下来。当时，我们部队在山东胶县农场执行生产任务。为鼓舞士气、活跃气

氛，我通过农场广播站把《英雄儿女》全片的录音播放到军营和田间地头，同时直读来自连队通讯员的稿件，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电影《英雄儿女》鼓舞了我们一代人。我崇敬王成那样的钢铁战士，也欣赏王芳那样的战地女工团员。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听到《英雄赞歌》，一看到王成手持爆破筒的照片，就有一种心灵震荡的感觉。令我意想不到的，在1982年、1986年我两次见到了为电影《英雄儿女》《上甘岭》作曲的音乐家刘炽。说起这份荣幸，还有一段故事。

1978年，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为完成硕士论文《埃德加·斯诺的成功之路：从〈西行漫记〉看斯诺成功的内外因素》，我与斯诺前夫人海伦·斯诺取得联系。从海伦的来信中，得知她非常惦念那年访问延安时见到并建立友谊的“红小鬼”刘炽。1982年5月，海伦·斯诺委派助手来中国，寻访她过去的中国老朋友。经过多方努力，我终于与刘炽取得联系，并陪同海伦·斯诺的助手去了刘炽家。交谈中，刘炽愉快回忆起与海伦·斯诺在延安相识的岁月，并为我们跳起当年从海伦那里学会的踢踏舞。

我爱电影《英雄儿女》和电影插曲《英雄赞歌》，崇敬英雄王成，也敬爱那些豪迈出征的志愿军战士。这种热爱和敬仰，永远是我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

先生的座椅

■陈剑萍



诗人艾青使用过的书桌和座椅。

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化博览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现代作家书房展”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常设展之一。这里展示着10位作家的书房，所有展品都是作家生前用过的实物，综合体现了文化传统、作家个性和作家的真实生活，简约、含蓄、内敛，可谓“一桌一椅一方几，一人一灯一卷书”，蕴含着浓郁的历史感和文化气息。

观展中，笔者想起一位作家朋友的自谦——我是“坐家”，不禁留意起了作家们的座椅。这些文学大家的座椅是什么样的呢？

李健吾先生，山西运城人，现代戏剧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他书房中的书桌，是岳父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这张书桌一直陪伴他。而书桌前的老式木椅，看样子几乎是与书桌同时代的产物。椅背和椅座上蒙着黑色皮面，椅座上面套着蓝色的布椅套，部分油漆剥落后的椅脚泛着木头的本色。而今，老木椅似乎仍在无声述说，当年先生坐着它写作《福楼拜评传》、翻译《包法利夫人》《莫里哀喜剧全集》的故事。

臧克家先生，山东诸城人，现代著名诗人、编辑家。书桌前有一把发黄的老藤椅，扶手处可见经常使用留下的包浆。先生把藏书看作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读今人的书，像用眼睛和朋友晤谈；读古人的书，像穿越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重生。”不知先生坐着老藤椅写就了多少诗句，与许多朋友晤谈。我轻轻吟诵着先生的《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临终之时，他再三叮嘱家人将书房中的珍藏全部捐赠给国家，以使它们能够完整保留下去。

冰心先生，福建长乐人，现代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从小阅读《小橘灯》《寄小读者》的一代人，在冰心的书房里会看到一个大玻璃柜，里面装满了她珍藏的读者来信。这里处处充满柔情、处处春意盎然，不禁让人想起先生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在她的书桌前，有一把米色的钢制可升降转椅，椅面和扶手呈温暖的姜黄色，让人感受到女性的柔情。晚年的冰心，在这里写作了《童年杂忆》《我的祖父》等系列回忆性散文和《我请求》《无土则如何》等杂文。冰心70多年的写作历程，见证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艾青先生，浙江金华人，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诗人。他的书房被称为新疆“驻京办”，因为艾青先生从新疆回到北京后，他的新疆朋友多次来过这里。他的作品反映人民的疾苦以及对

光明的热烈向往，风格朴素雄浑。当年，《大堰河——我的保姆》轰动文坛，一举成名。《北方》《向太阳》《归来的歌》，同样写就在这间书房中。书桌前，金黄色藤椅与黄色木质书桌、书柜相映成趣。

王辛笛先生，江苏淮安人，“九叶派”诗人。他的诗作朦胧而不晦涩，凝练隽永，自成一格。先生不会多花心思打理书房，美其名曰“凌乱美”。先生好客，家中常年来客预备着杨梅酒。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一生收藏都无偿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一张制作精良的双层书桌及雕花木座椅，体现着他生活的精致。晚年他在此写作了诗集《印象·花束》。

萧军先生，辽宁锦州人，著名作家。鲁迅先生为他的《八月的乡村》作序，其作品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同日伪军进行战斗的故事，风格质朴刚健，洋溢着不可抑制的力量。在非常时期，他将房屋的储藏室改成书房。书房很小，没有窗子，仅能放下一张三屉桌，桌上立一小书柜，一盏台灯。他亲自木刻“蜗蜗居”为书房名。先生曾穿过的墨绿色毛衣仍披在书房的那把不锈钢皮转椅上，见证他“一笑回眸六六载，闲将剑刻娱余年”。

叶君健先生，湖北红安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在这间书房里，先生坐在一把风格简约的木质沙发椅上，开始翻译《安徒生童话》。我小时候读过他翻译的《小红帽》《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至今想来都是美好的回忆。叶君健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丹麦文翻译并系统全面介绍《安徒生童话》的著名翻译家。他的翻译忠实原

作，保留了原著的诗情画意和幽默感，被丹麦专家高度赞赏：“只有中国的（叶君健）译本把他（安徒生）当作一位伟大作家和诗人来介绍给读者，保持了作者的诗情、幽默感和生动活泼的形象化语言，因而是水平最高的译本。”

曹禺先生，湖北潜江人，现代著名剧作家。其“当年海上惊《雷雨》”的处女作，开创了现代话剧艺术的新局面，成为中国话剧舞台的保留剧目。他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对于喜爱话剧艺术的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先生书房的座椅是一把宽大的无扶手明式木质靠背椅，椅脚有些斑驳脱落。就是在这里，先生创作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还写下很多散文、随笔、杂文等。

柏杨先生，台湾著名作家。先生认为，“唯有爱，才是超越世代的東西”。他热爱祖国，心系故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大量文物文献资料。他的座椅是一把高大的黑色皮质可升降转椅。

丁玲先生，湖南临澧人，现代作家。书房中一把不大的藤椅上，铺着一条用棉布为面做的小褥子，既是坐垫，也是软靠。扶手上绑着玫红色的棉巾，让老藤椅焕发出青春的气息。看着这把座椅，我不禁想起“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诗句，想起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曾获苏联“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目前在展览中展示的这10位作家的书房，他们使用过的座椅有木椅、藤椅和皮椅。这些座椅和书房中的其他物品，让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知名作家的写作环境，并逐步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

七彩风

清晨，天空湛蓝

一位新战友像十几年前的我
他好奇发问，巡逻是什么感受
我说，就像去捕捉一阵风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阵风
是战靴铿锵有力的回声

巡逻路上的风

■李正

细腻的情感在山谷流淌
多少次想把它捉住，塞进包裹，邮回家去
让家人们也听一听，我心底的歌声

那是巡逻路上，我们踏出的风

它盘结成绳
把我们和界碑
拉得越来越紧
把我们和祖国
连得越来越紧



夕阳西下，训练场上，一名战士正在进行攀爬绳索训练。拍摄者以长焦镜头、仰拍视角定格了战士矫健的身姿，并运用逆光突出了剪影的艺术效果。

(点评：黄辛舟)

攀爬绳索

朱峻志摄

| 阅 图